

张德胜 著

SONGSHI JIAOZHI



讼师狡智

中国统计出版社

讼师狡智

张德胜 著

中国统计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4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讼师狡智 / 张德胜著 ·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5

ISBN 7-5037-1519-7

I. 讼...

II. 张...

III. 故事-中国-选集

IV. I247.8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北京三里河月坛南街 38 号 10082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22 万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037-1519-7 / I · 2

定价: 9.60 元

也

算

序

言

有清一代，社会动荡不安，风雨飘摇中的封建帝国，如大厦之将倾。一时间，官吏昏聩，民怨沸腾，于是官司大作，而讼师颺起。

所谓讼师，即代写状子的人，亦称刀笔吏，因其聪颖过人，洞悉社会人生，可谓“一支笔，一条舌，能抵三千毛瑟枪”。但是，他们大都数人，又常常为功名利禄所累，专钻法律的空子，不轨于正。良心大发时，三言两语能解人于倒悬，救民出水火；利欲熏心时，一个字也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为恶逍遥法外，蒙冤者隐恨九泉。感于斯，史家蔑称之为讼棍，或冠以恶讼师。民国既立，社会制度业已改变，但因历史处于转型，诉讼界仍是人治大于法治，律师乃是讼师的延续或翻版，并无二致。

本书所写的五十多个传奇故事，均系清代和民国初年讼师们的“点铁成金”之作。书中故事，大凡涉及人命、奸情、婚

姻、债负、盗窃、诈骗、斗殴、争占、继立、赌博和行侠等类别。每个故事相当于一个短篇纪实，分开是各自独立成篇，而合起来则是一部完整的传奇系列。情节跌宕起伏，妙趣横生，时而令人掩卷深思，时而让你笑中落泪。

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近代中国的讼棍文化现象，既不能把讼师奉若神明，也不能一闷棍将其打死。

令人欣慰的是，读者从本书中可以窥见中国讼师在法学、逻辑学、侦破术和诡辩术等方面的深厚造诣，以中国的福尔摩斯喻之，毫不为过。同时，我们又不得不为当时的黑暗社会，造就了这一批畸型才子，而唏嘘再三。

开卷有益，既资新朋故旧山侃海聊之谈兴，又助三教九流茶余饭后之消化，是作者奉献此书的初衷。至于善良的愿望，能否化作满意的结果，自有读者诸君评说。

也算序言。

张德胜 1993.11.25

于北京师大无聊斋

目

录

1.清宫春药案	(1)
2.颠梅审树	(6)
3.理 发	(13)
4.三合土	(18)
5.女客尿裤子	(21)
6.银字救命	(25)
7.易妾为妻	(33)
8.警长之子上法庭	(37)
9.印囊记	(41)
10.石灰烫屁股	(45)
11.八字出狱	(50)
12.遗 囑	(57)
13.一语惊人	(62)
14.强奸犯与新郎官	(66)
15.隔县起诉	(72)
16.怪 尼	(78)
17.金钱顶	(85)

18.船棚肇祸	(88)
19.巧占初夜权	(91)
20.水烟袋	(98)
21.狗咬狗	(100)
22.冒充奸夫	(103)
23.驱逐嗣子	(108)
24.罗汉经	(112)
25.奸情杀夫	(119)
26.贴 水	(129)
27.栲栳·耕牛·丈夫	(133)
28.讼师斗法	(139)
29.支票挂失	(146)
30.亲笔签字	(151)
31.借刀杀人	(156)
32.挖补痕迹	(163)
33.一语丧命	(169)
34.出妻献妾	(176)
35.牛皮与猫	(180)

36. 侠客与寡妇	(184)
37. 活拆夫妻	(188)
38. 太监离婚	(197)
39. 火烧文书	(204)
40. 漏掉一字	(207)
41. 李代桃僵	(211)
42. 挑粪受愚	(218)
43. 老马识途与公驴破案	(220)
44. 圣旨石	(225)
45. 三元考寓	(228)
46. 馄饨菱	(231)
47. 当日签书	(234)
48. 舅父之死	(239)
49. 衣 袖	(244)
50. 苹 果	(247)
51. 赎寿板	(249)
52. 单 汤	(252)
53. 捉奸·咬耳朵·种荷花	(255)

清宫春药案

晚清光绪年间，春宫秽乱，男盗女娼，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慈禧太后豢养了一批象李莲英那样的弄臣，终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满朝文武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敢怒而不敢言。由于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一手遮天，正值盛年的光绪皇帝，日益心灰意冷，疏于政务；而勤于内室，六宫轮流夜巡。皇恩浩荡，娘娘贵妃无不仰承雨露滋润，一时皆大欢喜。

可是，好景不长。家花没有野花香，光绪皇帝偶尔撷野花一朵，却再也不能自拔，整天乔装打扮，混迹于青楼歌馆。正如糖吃多了腻味儿，不久，他就得了一种怪病，其症状是力不从心，用医学术语来说，叫阳痿。有劲使不上，皇上十分痛苦，皇后嫔妃只有暗自垂泪伤神。

内侍太监心细如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发现皇上的隐私。的确，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有时还重要，知道症结之所在，就不愁找不到突破口。大太监李莲英把几个当朝的权贵要

人，召集起来，通报了皇上的情况，恳请各位献计献策。一场征求万灵春药的战斗，在宫廷内外已悄悄打响。

功夫不负有心人，某尚书大人翻箱倒柜，查经据典，终于找到了自家的祖传秘方——健将丸的配制方法，即用癞蛤蟆的舌尖儿和雄黄精修合成药，在男女同房前服用，不论年龄高下，无不畅通挺举，虽身经百战而不知倦怠。

有了祖宗的法宝，皇上的命也就有救了。以某尚书为首，宫中就自然地组成了一个研制春药的攻关小组。在有关人士的直接领导下，京郊出现了一股股捉癞蛤蟆的小分队。说来也怪，你要是不用它时，癞蛤蟆到处都是，看见它就讨厌，可是，你要把它当宝贝时，就是喊它是爷爷，它也不出来，尤其是冬天，它们在优哉游哉地睡大觉，美其名曰是冬眠。

一夜之间，癞蛤蟆身价百倍。一时风声所播，闻者骇然。既然癞蛤蟆能卖大钱，很多农民放下手中的活计，夜以继日，掘地三尺，寻找蛤蟆窝。有些大胆刁民更是张大其词，夜晚在灯笼上大书特书“奉旨捕捉。”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浑水摸鱼，四处骚扰民居，毁人良田，他们有恃无恐，老百姓也就跟着遭殃。以捕捉癞蛤蟆为名，拆房子，伤人命，这类事情时有发生。当北京周围的蛤蟆，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捉蛤蟆大军又很快蔓延到天津、塘沽地区，当地的老百姓都暗称癞蛤蟆为天子，可见其地位之尊。

正当捉蛤蟆运动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的关头，有一个总督大人忧心如焚，长此下去，国将不国了。他满怀一腔激愤，竟斗胆地就此事给光绪皇帝上奏，奏中历举昏庸误国，或因淫欲而丧失江山社稷的先例，对当今朝中有人明目张胆地“捕捉蛤蟆，修合春药”的丑行，表示出极大的担忧和愤慨。

光绪皇帝看了总督的奏章，羞得满脸通红，估计秘计泄露，已授人以柄，真不知如何答复总督的奏疏。虽苦心焦思，最后仍不得要领。次日，某总督的奏疏又为慈禧太后所见，光绪皇帝吓得跪倒在地，连呼：“儿臣有罪，儿臣有罪！”

谁也没有想到，太后笑了。

“瞧你，一个大老爷们，年龄不大，毛病还不少，以后悠着点儿。”

说完，二人正儿八经地商议着，如何借答复总督奏疏之机，平息掉宫廷内外的种种猜忌。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商量了一整天，仍就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办法。

李莲英看出了慈禧太后的重重心事，趁太后回房的时候，他献上一计：“某总督的奏疏，非工于刀笔者，不能圆其词，何不找一个讼师来试试？”

慈禧太后很少夸奖人，觉得老太监说得在理儿，不免心中一悦，但话从口里出来，却居然是另一种味儿。

“那你就看着办吧。”

李莲英领旨，暗中广招天下讼师高手。但北京的讼师不要，他们稍一不慎，就容易走漏风声。经过反复挑选比较，最后相中了天津讼师陆不偏。陆不偏，你听这名字就觉得古怪，而他案子的大名远扬，已非一日。经太后点头同意，太监派人去天津，请陆不偏进宫，但口头上只说是商议国家机密大事。

陆不偏跟平常一样，连衣服也不换，昂首挺胸准备进京。但陆不偏的朋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纷纷猜测，此去凶多吉少，要好自为之。在饯别酒席上，陆不偏仍谈笑风生，一如从前，他拍着自己鼓鼓的肚皮说：“我虽然不知皇上要我做怎样的一道题，但我这里头装了一肚子计谋，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三天之内，我回不了天津，你们就去京城收我的尸骨。”

说完，拿起海碗，一仰脖子，把酒干了，与众人拱手相别。

陆不偏到达京城，路过熙熙攘攘的前门大街，无心观景，紧接着进入紫禁城。内侍太监把他带进慈禧太后的宫禁，太后在那里已恭候多时。“原来这就是老佛爷，跟我们隔壁的王二奶奶长得差不多。”正在胡思乱想的陆不偏，不是太监的提醒，他差不多忘了先得给太后下跪行礼。

太后也不怪他失礼，还一个劲儿地说：“免礼，平升，看座。”

太监们听了，知道这位客人在太后心目中的不凡地位，他们都很自觉地退下。太后与陆不偏隔了一张茶几坐下，这种场合是十分罕见的。太后把光绪皇帝的病情，某总督的奏疏，都如实畅快地说了一遍。在一旁垂听的陆不偏，没有半点惊恐和压抑，仿佛在听一个老太太诉说自己儿子的难言之隐，一会儿凝神，一会儿又皱皱眉头。

“我要说的都说了，现在轮到你了。”

陆不偏笑了笑，说：“这有何难，只须十一个字足矣！”

“哪十一个字？”

陆不偏笑而不答，顺手拿起一支珠笔，在掌心写了十一个字，侧身过来，展示给太后看。慈禧一看大喜，竟双手拍起巴掌来。

“有这十一个字，足以回复某总督。陆不偏，你真名不虚传！”

受到太后的亲口赞扬，谈何容易！一生傲视世人的陆不偏，此时也多少有些受宠若惊之感，非常兴奋地起身告辞，慈禧却坚持要把他送到门口。分手之际，陆不偏再次向太后行告别礼，只见太后一边点头还礼，一边给身边的卫士使眼色。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身着黑衣的卫士，“嗖”的一声，从袖中飞出一钢镖，正好砸在陆不偏的太阳穴，陆不偏应声倒地。另一个卫士上前，朝他前胸扎上一刀，刀抽出来的时候，伴随着一道血柱涌起。几个卫士一齐动手，把陆不偏拖下去埋了。

当晚，慈禧太后亲笔回复那位大胆上奏的总督，仅用了十一个字：“朕不知春药为何物，仰详奏。”

总督接过太后的回复，顿时面如死灰，太后和皇上如果不知道春药为何物，那才是真正的大笑话，但朝中无戏言，既然圣上称自己不知，要臣子详告，试想，对春药宫禁津津乐道的大臣，又将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奏也是死，不奏也是死，不如死在前

面罢。总督抗旨不奏，服毒自杀了。

俗话说，象因齿亡，麝由香殒，用这句话来形容陆不偏，再合适不过。陆不偏之死，实是因为他聪明过人，既然他能为圣上出点子解围，同样，他也能再为总督献计，救他一命，即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然而，慈禧太后早说神算到了这一步，先杀陆不偏，而后总督的自杀，实在是因为陆不偏之死而死也。

争讼讼师与老佛爷哪个更厉害，一时恐难有高下之分，但孙悟空有天大的本事，却难逃唐僧一咒。讼师陆不偏之死固然可叹，但老佛爷西太后之毒，则尤为可怕。

颠梅审树

广东有一个姓梅的县令，年轻时是讼师出身，由于他机智诙谐，常常用颠狂的方法，谈笑间就将一桩桩案子给办理了。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与他同姓的人，一旦遇到麻烦，总少不了找他出山。久而久之，人们送给他一个有趣的诨名：颠梅。他的真名，人们倒是把它忘了。审树，就是他在某县做父母官时，用颠狂的方法，破的一桩财产案。

广东离南洋近，那里的人经常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打工。杨明，就是这种海外打工仔中间的一个。有一天，他从海外打工回来，也算是发了一笔小财，好不容易踏上了阔别多年的故土。但他还没有到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因外出几年，也不知道故乡的治安状况，不过，作为一个身上携带了不少金子的人来说，独身夜行，总可能遇到抢劫之类的麻烦。在离村还有五里路的鸡公山下，他实在害怕极了，于是找了一棵大树，在树的下面，把携带的金子都给埋了起来，因为几千里漂洋过

海，都安然无恙，如果要是家门口功亏一篑，那这命就不用活了。

杨明到家的时候，已将近二更。敲了半天的门，妻子才点灯起来。多年不见，夫妻拥抱在一起，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任双泪交流。稍事洗漱后，二人马上上床。

一阵亲热过后，妻子问丈夫：“官人出去这么几年，有什么收获没有？”

杨明说：“别的没有，就是挣了几个辛苦钱，要说收获，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钱呢？”

“以防不测，我把它埋在了鸡公山脚下拐弯的那棵大树下，明天一早我去把它取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

妻子抚摸着丈夫的脊背说：“官人辛苦了。”

杨明也搂紧妻子，说：“我一别几年，苦了你，在家想我不？”

妻子骄声道：“想。”

“哪里想？”

“这里想。”

妻子拉住丈夫的手，指了指那个地方，杨明马上翻起身，一口气把灯吹灭了。

杨明只睡了两个时辰，次日一早，天还没有大亮，他就起身了。可奇怪的是，院门、屋门夜里竟没有关，全是虚掩的，在他的记忆中，门好象都是关着的。他马上把家里的东西一一清点，谢天谢地，什么也没丢，他又怀疑自己记错了。可是，当他跑到鸡公山下时，那棵树的树根却被别人刨过，金子都不翼而飞！

想起几年抛妻别子，一场心血化成乌有，杨明太伤心了，欲哭无泪。好在杨家村离县衙不远，杨明马上想起了颠梅，只有寄希望于县令老爷了。

杨明没有回家，直接在街上请了一个老先生，写好呈词，递进县衙。县令觉得此事甚为奇特，破案欲大发，马上就召见了杨明，二人一问一答起来，在旁人听来，甚至会觉得有些不着边际。

“你的确把金子埋在树下，没有骗老夫吧？”

“的确埋在树下，不敢骗大人。”

“你知道行骗意味着什么吗？”

“犯法。”

“我要是把这个案子破了，你愿意把那些金子分一半给我吗？”

杨明想了半天，然后肯定地说：“愿意，我愿意。”

“愿意就好，但我是逗你的。你出去几年了？”

“四年。”

“有父母吗？”

“双亲早已亡故。”

“有子女吗？”

“有一个儿子。”

“几岁？”

“四岁。我外出时，妻子正在怀孕。”

“你现在有妻子吗？”

“有。”

“几个？”

“小人只有一个。”

“一个也就够了。不过，有奴婢吗？”

“没有。贱内身体结实，里外家务活她都能够自己干。”

“不错。你外出期间，只有妻子与孩子在家么？”

“是的。”

“昨晚回来，路上碰见其他的人没有？”

“没有。”

“你埋金子的事儿，告诉别人没有？”

“没有。”

“连你妻子也没告诉？”

“我回得比较晚，很快就上床睡觉了，只把金子的事，说给了妻子听。”

“你妻子听了以后，是喜还是怒？”

“好象不喜也不怒。”

“你再好好想一下，你回家的时候，有什么别的感受，或者是比较特殊的感受？”

“我不好意思开口。”

“有什么不好意思启齿的，你难道不想找回金子吗？”

“我只觉得妻子比以前还漂亮一些，我当时就想干那事儿。”

“哪个事儿？”

“夫妻间的事儿。”

“哦，这个嘛，很正常，再没有别的比较特别的感受？”

“没有。”

“果真没有？”

“好象没有。”

“那完了，我帮不了你，你的金子永远找不回了。”

一听金子找不回，杨明急了，开动脑筋沉思默想，终于又记起一件事儿。

“今天一早，我起床时，发现几道门都是虚掩的，而我记得昨晚好象全是关着的，不知这个算不算一点特别？”

县令说：“算。”

过了一会儿，梅知县真的发颠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那棵树的罪过，别人把金子放在你的下面，你不好好地守着，玩忽职守是要杀头的，来人啦！”

几个捕役上来，跪下，齐声大唱：“喳！”

“给我把那大树抓来！”